

学海星光

作为一名严谨、睿智、有独到见地的经济学家，厉以宁诗词里蕴含有不少经济学现象和思考，经济思想与哲理诗意相互交融，构成了他诗词的独有魅力。厉以宁所写的诗词中，最早涉及经济学观察的是写于1949年的《采桑子·湖南芷江麻纓塘》：“山中原木顺溪下，任自漂流，搁浅村头，锯锯钉钉成小舟。渔家拂晓河滩去，撒下鱼钩，坐待丰收，活鲫鱼嫩一满篓。”以及1950年的《七绝·沅陵白田头至乌宿途中所见》：“薄雾青山白田头，小溪汇聚向东流。村民送客无他物，腊肉熏鱼茶籽油。”

写《采桑子·湖南芷江麻纓塘》这首词的时候厉以宁还不到19岁，他在途经湖南芷江县麻纓塘时，便观察到了当地渔民伐木造舟、晓出捕捞的辛劳场景。写《七绝·沅陵白田头至乌宿途中所见》这首诗的时候厉以宁也还不到20岁，但他行路途中目光所及，就已对当地的村容村貌、民风民俗和地方特产有了细致观察。这些早期的思考和观察习惯，同他此后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社会实践、下放劳动、教学经历等相结合，就映射到了他治学讲学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的30年里，随着他调研考察足迹的拓展，对经济社会观察分析的深刻，对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发展，他的诗词创作里更多融入了对经济现象的关照和思考。下面，我就从厉以宁在政协履职期间所写的诗词里，选出7首我所见证过的诗词，来评析其中所涉及的经济元素和思考。

其一，写于2007年的《长相思·汕头海边所见》：

岛上春，滩上春，斗笠遮阳赶海人，欢歌情意真。

鱼满盘，贝满盆，快速蹬车转后村，云来天新昏。

2007年初春，厉以宁带队到广东调研，早起在汕头海边见到渔民赶海，看着朝霞变幻下波光浪静的海滩、熙熙攘攘的人群，感受着渔民捕捞的收获和紧张的劳作节奏，不由大为勤劳的人们所感动。厉以宁认为，海洋是资源的宝库，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之一。海洋旅游、远洋捕捞、海水养殖等都是海洋经济的一部分，要向海洋开放、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海洋产业，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and 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要向海洋要食物，依靠海洋致富，通过“靠海吃海”，让渔民腰包“鼓起来”，让渔民富起来。

其二，写于2011年的《秋波媚·山东沂水姚店子镇，考察农村金融新变化》：

农家缺钱自彷徨，有苦找谁帮？春耕在即，肥料无着，购种无方。

忽闻镇上新开设，合作小银行，公平利率，不需抵押，信用为王。

2011年7月，厉以宁率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农村金融与小城镇建设”专题组赴山东调研。在山东临沂市的姚店子镇，调研组详细考察了齐商村镇银行、聚福源资金互助社等的运营情况。厉以宁认为相对于城市金融而言，农村金融仍然是整个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农村金融产品单一，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差异化的需求。而农村金融问题不解决，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发展就很难。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要有金融支持，除了化肥、农药和种子外，在农机设施、农业科技应用等方面，也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做后盾。只有完善的金融服务、创新的金融产品，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金融需求，从而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姚店子镇的合作小银行等，让厉以宁看到了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的探索方向。

其三，写于2012年的《踏莎行·第七次贵州毕节市扶贫有感》：

积雪消融，山林苏醒，纵横百里黄花草。杜鹃绽放漫坡红，春风已过乌蒙岭。

村镇繁荣，家和院静，财源畅通无他径。艰辛创业信为先，人人学艺开新境。

厉以宁自2003年开始担任贵州毕节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2009年改任贵州毕节试验区总顾问，至2012年为止，先后7次到毕节市各县区进行调研，10年间足迹遍及毕节的各个角落。厉以宁对毕节极有感情，除了积极为毕节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言和出谋划策外，还从2004年开始在他担任院长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对毕节副县级以上干部进行培训，并带头为毕节教育事业的发展捐款捐物。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帮扶和毕节人的努力奋斗下，毕节已完全发展为一座现代化的新型城市。2012年2月底，厉以宁第七次带队到毕节调研扶贫，看到毕节蒸蒸日上发展面貌，厉以宁心情大好，挥笔写下了这首诗，勉励当地民众坚持创业为先、诚信为本，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争取人人都能学得新技能、新本领，从而使每个人都能有就业、致富和人生出彩的机会。

其四，写于2015年的《朝中措·三到福建晋江市石狮镇》：

当年遍地小摊铺，夫妇街头唤：鞋帽披肩尽有，新裙正在中途。

任君挑选，买方还价，不亦忙乎！二十九年过去，果然初展鸡图。

石狮镇，乃至今天的石狮市，历史上曾经都属于福建晋江县（今晋江市）。1987年底，国务院批准将晋江县的石狮、蚶江、永宁三镇和祥芝乡划出设置石狮市，为省辖县级市，石狮和晋江由此从隶属关系，变成了平级关系，并作为福建省综合改革试验区。福建经济总量最高的是泉

厉以宁诗词中的经济学关照

刘焯性

州，而泉州乃至福建经济总量最高的县（县级市）是晋江市，排在第二位的就是石狮市。厉以宁第一次到石狮镇的时候，石狮镇还隶属于晋江县，因此他2015年到石狮镇时，出于习惯仍称其为晋江市石狮镇。上世纪80年代，石狮镇就以服装款式新颖、种类齐全而成为全国有名的服装市场。但厉以宁初到石狮镇的时候见到的还是石板路、尘土路和街头的小地摊、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所以当年厉以宁就有一个愿望，希望石狮镇能成为泉州、福建乃至全国有名的商贸之地、服装之都。29年之后三到石狮镇时，他很高兴地看到了石狮镇已经实现了他当年的愿望，商业兴旺、客商云集，民营经济发达，具有很高的商业活力与经济实力，未来更大发展可期。

其五，写于2015年的《采桑子·辽宁凌源农村新气象》：

多年致富无良策，坡上开荒，终日空茫，青壮离家不返乡。

自从推广花棚后，路路清香，岁岁余粮，创业农民尽小康。

2015年8月厉以宁带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贫困之地可持续发展”专题组在辽宁调研，在深入凌源市的乡村调研时，调研组了解到当地不少村民致力于大棚种菜、大棚种菜，建大棚的资金靠信贷，营销靠合作组织，一改过去的贫困面貌。厉以宁认为，幸福生活是靠摸索干出来的，农村的致富问题比较复杂，既要确保国家粮食供给安全，又要确保农民收入增长，让农民愿意种地、愿意种粮，在实际操作中还是需要加强政策引导和鼓励的。凌源市的一些农村在种粮之余，通过发展大棚经济增加了收入，一些青壮年劳力也从城市回流到家乡创业，基本做到了乡村花香美、粮食产量丰、农民收入涨、大众创业忙，为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探索了一条可资借鉴的道路。

其六，写于2016年的《踏莎行·再到广东湛江》：

阵阵清风，琴弦自弄，园林再到谁迎送？导游已换几批人，菠萝的海齐传颂。

漂洗珍珠，莫教手凉，尽心挑选名声重。喜见中外客商来，全球珠市原非梦。

2016年厉以宁率队到湛江调研，距离他2002年第一次到湛江考察，已有14年。前一次在湛江调研，给厉以宁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湛江的两大特产：一个是湛江徐闻县大面积种植的菠萝，其面积及产量均超过全国的三分之一。由于徐闻县自身所处雷州半岛的独特地理位置，阳光雨量充沛，再加上火山熔岩风化后形成的红土壤，产出的菠萝具有甜酸爽口、清脆多汁等特性，很受顾客欢迎。厉以宁在参观菠萝种植地时脱口而出“菠萝的海”四个字，并在此后的政协会议中、北大课堂上和论坛演讲、接受媒体采访时频频提及，从此这四个字便很快响彻全国，成了湛江菠萝产区一个响亮的名号和广告词。另一个是湛江产的高品质珍珠。珍珠按产地分为西珠、东珠和南珠。西珠主要产于西欧和地中海一带，东珠主要产于日本、朝鲜，南珠则主要产于中国的湛江、北海和海南等地。其中湛江因其地理环境得天独厚，养育出的珍珠粒大、圆润、细腻、色彩瑰丽，堪称珍珠中的佼佼者。厉以宁很希望湛江的菠萝和珍珠能做大做强，在与当地的官员、果农、珍珠养殖户等座谈交流时，他专门提到了要做出规模、做出品牌、做出效益的努力方向。如今14年过去，再来湛江，厉以宁很高兴地看到了当初的两大愿望都已实现，于是欣然写下了这首《踏莎行·再到广东湛江》。

其七，写于2017年的《鹧鸪天·（厉以宁诗词全集）整理完毕，有感而作》：

独坐书斋天地宽，推窗始觉在人间。山头新月匆匆去，留下青松夜夜寒。

挥笔易，治贫难，几家愁苦几家欢。诗词岂止闲情话，广厦城乡大众安。

2017年8月初，历经两年时间，厉以宁终于将个人诗词整理完毕。当时已是深夜，万籁俱寂，远望新月从香山顶上滑落不见，低头再看桌上堆积如山的诗稿，方觉做学问之难、写诗词之不易，“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时代的进步、发展和变革，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需要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治理等方面不断推进与探索。“化身红烛守书斋，照见窗前桃李已成材”，这就是以厉以宁为代表的那一代学人的情怀和写照。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厉以宁在经济发展和教书育人方面作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但他仍然感到在推进精准扶贫、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希望后来者能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厉以宁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经济学家。他的诗词既是个人的过往的经历，也是他对人生的沉思，还是他对经济社会现象的关照。1400多首诗词，横越了70年岁月。它们既是厉以宁70年来个人经历的写照，也是7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缩影。可以说，厉以宁诗词既是一部中国学人的奋斗史、创新史、报国史，也是一部国家走向富裕富强、人民走向幸福安康的命运交响曲。厉以宁的诗词，以其清新凝练、贴近生活的语言，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意境，有责任有情怀有担当的学者情怀，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画卷，描绘了一段历史，展现了何为学通古今中外，回答何为刻苦、努力和勤奋。厉以宁诗词中的经济学关照，也是一个个精彩的中国故事，它有助于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作者系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大家小说

浩然：岁月尘封不了他的名字（下）

李培禹

他把“心”带到了三河

最难忘1990年4月，洵河水涨，柳絮纷飞。为寻访浩然的踪迹，我来到了河北三河县，和浩然老师一起度过了几天在他看来平平常常，而于我却难以忘怀的日子。

若干年前，浩然带着女儿住在通县埋头写作《苍生》时，我就萌发了采访他的念头。我向报社一位家也在通县的同事打听浩然家怎么走，这位同事说：“嗨，你到了县城街口，找岗楼里的警察一问，谁都能领你到他家，业余作者找他的，多啦！”

这次到三河，倒印证了那位同事的话。“噢，找浩然啊，往前到路口拐弯，再往西就是了。”三河人热情地把我引到了浩然的“泥土巢”。

“姑父，来客人啦！”朝屋里喊话的是浩然妻子的一个娘家侄女，她住在这儿帮着照顾久病卧床的姑姑，腾出手来也帮浩然取报纸、拿信件。

正在和几位乡村干部交谈的浩然迎了出来。他，中等身材，岁月的痕迹清晰地刻在了他那仍留着寸头的国字脸上，鬓角两边已分明出现了缕缕银丝，只是那双深邃而有神的眼睛，是一位充满旺盛创作力的作家所特有的。

显然，那几位村干部的话还没说完，一位岁数稍大点的，把浩然拉到一边“咬起耳朵”来，浩然认真地听着。那情景，我下乡采访时常见到。不用说，浩然已进入角色了。

正好，我可以好好打量打量这间“泥土巢”了。几间平房，是他担任了县政协名誉主席以后县政府专门为他盖的。东边一间是卧室，和浩然相濡以沫40多年的妻子患病躺在床上已一年多了；中间比较宽敞的，是浩然的会客室，乡村干部谈工作，业余作者谈稿子，都在这儿；靠西头的一间是浩然写作作用的，写字台上四面八方的来信分拆成几摞，堆得满满的，铺开的稿纸上，是作家那熟悉的字迹。看来，由于不断有人来打扰，他的写作只能这样断断续续。

书，是作家辛勤耕耘的最终产品；书，是作家漫长创作生涯的浓缩。我的目光不由地停留在占满一面墙的几大书柜上。浩然是拉开书帷，打开书柜，拣出几本给我看，有的是世界名著，有的是已绝版的旧书，经他重新修整并包上了新皮儿，扉页上大都有深刻的签名和购



作者(左)与浩然在河北三河农村

人生 撷英

心中的伟岸

——怀念父亲卫兴华

卫灵

他是个硬汉，在我心里，他还是一座大山，刚直不阿，坚韧不拔，他是我的爸爸。曾经看过一部电视剧《潜伏》，边看边想到了我的父亲。新中国成立前他亦曾不顾个人安危，参加党的地下工作。1943年，不满18岁的父亲开始与我们地下工作同志有了接触，深受共产党人进步思想的影响。在太原进山中学，父亲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和地下工作同志一起开展“青年读书会”活动，并成为“投枪社”这个党的地下外围组织的重要成员。1947年，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工作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不久由于有人告密，父亲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严守党的机密，抵抗住了敌人的一次次审讯，始终没有暴露身份。由于敌人并不清楚父亲的真实身份，父亲有幸福着出来了。出狱后组织上从他的安全及工作需要考虑，1948年派父亲和我母亲到了北平。父亲在北平建立起党的联络点，负责收集情报，然后辗转送到解放区、送到前线指挥部，为太原的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父亲在世时常说，当年与他一起战斗在情报战线的同志们、战友们，在太原解放前夕遭到敌人逮捕和杀害，由于组织上让他转赴北平，之后又去了解放区，他才得以活了下来，而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为党的事业、为新中国牺牲了的战友们。1949年10月1日，父亲作为北京大学学员参加了天安门开国大典。父亲看着天安门广场红色海洋般舞动的旗帜，不由得想起了那些熟悉的面庞——已经被敌人杀害

的年轻生命。父亲说：红旗上浸染着这些烈士的鲜血，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使我永远不忘烈士们的初心！

父亲一辈子就是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拼命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后，组织上选派父亲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问过爸爸，如果从个人爱好出发，你想搞什么专业？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文学。他在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发表诗歌、文章了。但是喜欢文学的父亲，当国家需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人才时，却毫不犹豫地讲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作为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父亲留校任教。他从最初对政治经济学完全不了解，成为全国享有盛名的政治经济学专家、《资本论》专家。爸爸说，只要努力付出、比别人多十倍的付出，什么事情都能干好。小时候，爸爸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伏案工作，总在写啊写。他在家时，让我们看到的总是一个趴在桌子上的背影。

为了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他把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紧密结合，深入思考现实问题。爸爸80岁了、90岁了，手中的笔仍在不停地写，每年发表几十篇学术论文，不断著书立说。他说，搞研究要做到“四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谨的学风、严密的论证。父亲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资本论基本理论的研究。每个星期他要和博士生一起讨论学术问题，90岁以后，爸爸走路困难了，于是他就把博士生们叫到家里上课，讲自己理论上的见解，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他在

话从没说过不字，她认真抄写了这篇小小说。

浩然留下原稿，将抄写的稿子第四次寄给了辽宁的《庄稼人》杂志。陈绍谦的处女作就这样终于发表了。我跟春水谈起这事时，春水说：“爸也给人抄过稿子，我看他大段大段为业余作者誊稿子时，心疼，就帮他抄呗。我写了一篇儿童故事，他说过不错，可一年多了他也不理茬儿。那天我悄悄翻了翻他专门存别人稿子的小柜，我那篇还排在好几篇来稿后边呢，他忘了。”

浩然来到三河，原打算“深入生活、埋头苦写”，尽量避开干扰，准备完成他的第二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活泉》。可作为一个三河人，一个三河县的基层干部，三河的各项事业都引起他的关注，尤其是三河县群众文化工作比较薄弱，业余创作队伍远远没有建立起来的现状，更不能不牵动着他的心。他办讲座，亲自授课，修改大量业余作者水平参差不齐的稿件，从中发现可培养、扶植的苗子。他的宏愿是，以三河县为基地，以《苍生文学》为龙头，带动起河北香河、大厂，天津宝坻、蓟县和北京郊区的顺义、平谷、通县、怀柔、密云等县，在不久的将来，看到社会主义农村文学事业的振兴和繁荣。

“姑父，来客人啦！”

我看看手表，晚上9点半已过了，我劝他让来人把稿子留下算了，今天太累了。浩然说：“马伸桥的，骑车跑了几十里，得见。”

深夜，我和浩然一起送客人出门。一位业余作者忽然拉住我的手，问：“为什么像浩然老师这样的作家，现在这么少呢？”

我和浩然都一时语塞。

“写农民，为农民写”

我住在“泥土巢”采访浩然的那几天，遇到了“倒春寒”，气温骤然间下降。不知是我传上了浩然，还是浩然传上了我，我俩都感冒了。我拿出随身带的“感冒通”，有药同吃。我们一人披了一条毯子，觉得暖和多了。

浩然真诚地说：“我是个说过错过话，办过错事，也写过错文章的人。但我始终没有毁灭，没有沉沦，因为人民托住了我，保护了我。迷惑的时候，他们提醒我；困难的时候，乡亲们理解我。记得顺义的一位房东大嫂曾托人送来一篮子鸡蛋，并捎话给我：‘千万不要想不开，现今岁的孩子大了，日子宽绰了，城里住得憋闷，就回家来，我们养得起你，养着你一本一本地写书。’那时，我暗暗跟自己说，‘写农民，为农民写’，我要把这担子挑到走不动、爬不动，再也拿不起笔的时候为止。忘了农民，就意味着忘了本，就表示伤了根，就会导致艺术生命的衰亡。我不该这样做，不敢这样做，不能这样做……”

浩然动情了。

他说，我们去看看老人吧。于是我跟着他朝段甲岭敬老院走去。他带去了平生第一次得到的重奖——长篇小说《苍生》的全部奖金1500元，那年头用这笔钱可以为孤寡老人、残疾人每人做一身新衣裳。他嘱咐敬老院的院长，不要实现成的，要请裁缝专门来做一个个地量尺寸，要让老人们舒心。他还给每位购买了一台收音机，让老人们听听戏曲和故事。

太阳升起来了，浩然和老人们说着、笑着。

浩然老师，岁月尘封不了你的名字！

（作者系《北京日报》高级编辑、北京市杂文学会秘书长）